

〈查〉

我發誓我沒有亂掰，我真的看見姨丈走了進去。

因為跟著我也走了進去。進去那幢灰撲撲的華廈後我模仿電影裡滑頭警探的裝熟技倆，向原本駝著讀報卻被我打斷抬頭的老伯警衛衝著便說：「有沒有看到我姨丈？」

「polo 衫、西裝褲，頭髮很捲，嚼著檳榔像是剛關出來的黑道大哥？」

老警衛癟皺的臉上明顯給人一種凝稠的猜疑與不信任。我瞪著他說，我姨丈有妄想症與傷害未遂之類的前科，是個麻煩人物，他像是讓我給唬住，楞了一晌才默默跟我比了比「三樓」。

我猜他根本沒聽出我聲音裡的緊張。

後來我把整件事的梗概跟我媽講，誰知她重點擺錯竟只在意姨丈到底去了哪，差點我沒翻她白眼，因為差點我就命喪街頭。

我知道聽來好像很誇張，我沒有直接上去找姨丈，只是回車上時仍無法按捺住手的顫抖。我跟媽說，其實交流道下來的第一個紅燈，我就覺得並排的馬自達三有古怪，因為我望向前座的兩人同時他們也轉頭看我。

「看蝦小？」隔窗我先拿從前別人對我的親切招呼向他們問候，當然我沒跟我媽提這個，我只有說，變綠燈後我刻意不踩油門，我想要試探他們，我以為他們會開走，結果兩部車反倒像獸與獵物僵持著不下。

「你就不怕起衝突？」我媽良心發現地問我。她曉得我是務實的人，見車沒動靜，多少也知道這下糟糕了，所以我說，對峙結束的下一秒開始，我的右腳根本就黏在油門上了。

我描述起來很像是在拍電影。你瞅著後照鏡裡尾隨的車，時而加速時而減慢，打方向燈不停變換車道，然後當你以為終於甩開了，某個轉角又發現它鬼祟跟在後面，像是纏著你不放的噩夢。我覺得這裡是台灣，不是巴西貧民窟，我把車停到檳榔攤前，打了檔，拉手煞車，後照鏡裡的車子就跳下來四個小流氓。我發現他們共謀好的相似打扮，緊縛白 t 恤藍布牛仔褲破髒白布鞋，就連姿態，他們也有默契以一種酒醉似的跌撞朝我這車挨過來。

那時我懷疑，情勢頗像昔日高中的留級學長，放學剛出校門就被幾個外校堵，原因是清晨搭公車欠一了人家一眼。我知道必須冷靜、冷靜下來。我見那帶頭的小平頭敲窗，便開了一條縫，盡量斂抑顫抖的聲音，模仿曾看過的百貨專櫃人員，以非常有禮的問候來表達我的從容。

「請問有何貴，幹？」說完，我發現窗縫框住的臉不由自主地抽搐著，剛開始，我以為他是顏面神經失調患者，後來發現那只是表達禮貌的一種慣習，因為最終，他露出了垢黃齒牙，朝我投以一種詭異極了的歉笑。「拍謝，認錯人了。」語畢，他們一夥人又浩浩蕩蕩，曳曳晃晃像八加九出巡迴回車上。

我媽不懂我不爽的点，我說不是暴力的威脅，而是這些傢伙從頭到尾那種鬆鬆的輕浮姿態，在我搖下車窗剎那，匯成一股惡謔的什麼不斷給我噴進來。

即使如此，我媽還是抓錯重點。

她問我你要不要去吃藥？你不會想太多？你在台北市，大白天的他們是敢對你怎麼樣。

對，怎麼樣，我就是覺得他們會怎麼樣。可能是敲破車窗，聯手把我強行拖出。也有可能我車子忘了鎖，他們三人到後座一人到前座，略帶戲謔意味地盯視我。你懂嗎？就像驚悚片裡預感有什麼要發生了，而你卻始終不知道那個「什麼」是什麼。

可是我媽卻只在意她想在意的而對其它視若無睹。她像是個忠實的鄉土劇迷，每天守候在電視機前，等著框格裡發生那些誇張的情節或事件，好填補自從我爸過世後她鬱鬱的空虛心靈。

「6/28、下午1點離家、給客戶送眼鏡、傍晚5點回家。7/4、早上10點出門、去釣蝦場、途中買了一包檳榔、下午2點回家。」

喏，妳看，根本就沒什麼啊。

就算拿這陣子記在手機的備忘錄給媽看，她還是不相信。「你一定有什麼漏掉了。」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。

我想起那次她使喚我載她去買得來速，等紅燈時自顧自地講起姨丈外遇的事；她的一對眼睛在暗冥裡縈縈流轉，好似玻璃彈珠般貓的瞳孔。

我是個凡事講求證據的人，她說有啊，「結婚都多久了？生活有什麼異樣另一半不會發覺嗎？」

她說的另一半就是我的秀貞阿姨，而她說的異樣則是不知為何，我姨丈最近開始會謊騙他的行蹤。老是支支吾吾搞得很神秘。

譬如說，問他今天下午都去哪了，他僵笑回答說呃呃……去找以前做生意的朋友泡茶。好啦，結果秀貞阿姨打給那個朋友套話，朋友從嗯啊的疑惑瞬變成是是是是的中肯，彷彿還能夠看到電話另頭的他點頭如搗蒜。

想也知道這其中一定有鬼。

但其實我才是鬼，我必須把自己隱形變不見，才不會半途露餒。

「可是為什麼一定要是我？」我曾在心裡怒吼。

少點怨懟，尤其對剛失掉一份工作需要救濟的我來說，最好上道點。心裡另一個我跳出來幫忙緩頰。

也因此，上個月才剛考到駕照的我就新手上路，還人生第一次開車上了國道，體驗被後面車子狂按喇叭的有驚無險。

我媽安慰我，這種事當然自己人能解決最好，若是非要到徵信社調查那一步，十之八九怕是很難挽回了。想想小時候受他們那麼多照顧，他們又很孤單的樣子，你該不會想再看到我的悲劇重演吧？

又來了。每次講到後來，十之八九又會回到她總是無法擺脫掉的夢魘；總是懷疑剛懷上我以後，老爸曾背著她偷吃。

我反問她，妳才要不要去吃藥？會不會想太多？妳剛懷孕，老爸哪有那個美國時間？

她說你以前還太小，懵懵懂懂，現在你大了講給你聽。

「喔。」我裝作在聽，其實根本沒在聽。我都在想別的。

所以，當她因為姨丈的偷吃，嗅到了態勢可能重蹈的端倪，以至於投入了異常過度的熱心，我可一點也不感到訝異。同樣的猜忌，相同的憎厭，與鄉土劇相仿的情節，她不只一次發誓說不是要博取我的同情或憐憫，並沒有胡亂瞎掰，說的都是真的。

我曉得這都是真的。要不然就不會像既視印象一樣一再重複地出現了。

我跟媽說我覺得姨丈不太像那種人，她很難苟同，就是以前很常抱我在腿上搔癢惹得我花枝亂顫咯咯笑的溫藹長輩。溫藹，是我對他的籠統印象，畢竟我也好幾年沒有回去找他，不是怕他，是怕他的問候到我這會淪為尷尬。

於是每個週末我媽問我要不要回去找姨丈，我都推託說：「哎呀，我要去打工！」畢竟在補習班當夜導，看重考生備受煎熬，的確是比看一男兩女悠閒聊天有趣很多。

我媽有在連絡感情的就屬姨丈最有型，可能是他那個時代流行，儘管他的五官粗曠，但是他卻頂著一頭不折不扣的電棒捲髮。姨丈說，那是因為他那個年代國外唱情歌的歌星都是留這髮型，出去泡妞也都靠造型，像是他最喜歡的歌手萊諾李奇。其實我管他什麼奇，在我看來現在還留這種髮型就只有綜藝大哥大張菲了吧。

「而且現在有誰還再講『泡妞』啊？」我挖苦說。

我媽叫我不這樣講人家，好歹人家就這樣泡到你阿姨，五十多歲了還有本事在外面學人家偷吃。

我想起我媽告訴我，頂著捲燙頭髮的姨丈，以前曾把寄住的我給嚇到哭。因為他們家裝潢沒做好，兼作辦公的客廳，與相鄰房間的白墻牆面留有一小扇氣窗；待在表哥房裡背九九乘法背到一半的我，經常就被窗戶裡一張淨笑的鬼臉嚇得驚驚怕怕。

這很無聊，但是姨丈就喜歡這樣捉弄人家。

這些她說的我幾乎都沒什麼印象了，但我知道姨丈家是開眼鏡工廠，在半小時配好的日本連鎖品牌尚未進駐前，他們就在家裡搞了個工作室，模仿時下流行的鏡款做 sample。做好以後再拿到人潮多的觀光點兜售，一支一支積累養活了他們一家三口。

小學一、二年級視力檢查皆是 2.0 的我，在我媽把我接回去三個月後稀罕地成了近視眼，很快度數便驟升，很快我看什麼都像焦距沒對好的失敗照片。我媽看不下去，帶我回姨丈家配眼鏡，那陣子我媽應該認為我老喜歡糟蹋她，因為我頻頻弄壞眼鏡，前前後後可能配了十來隻不同款式的眼鏡。

「不要以為不用錢就在那邊不知好歹。」她時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。

我沒有不知道。

我媽才不知道，我看那些週末帶小孩去打球的人超級不順眼，於是我有空

便拚了命到處找陌生人鬥牛。跨下運球，過人傳球，像是有股精力或慾望需要發洩，我總殺紅了眼，一路殺到禁區，作出連自己都難以想像的高難度拉竿上籃動作。

眼鏡被打掉或踩扁，只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。

「好糊。」眼鏡戴上糊花一片，看不清楚，有戴沒戴沒什麼不一樣。

另個代價就是得配合我媽，在姨丈以及阿姨面前出演重複再重複的老套劇碼。

通常是，姨丈打開裝樣品的行李箱，裡頭一格格似蜂巢擺滿各種款式的鏡框，他要我挑一付自己喜歡的。「喂，這不是挑禮物。」我媽極盡所能地在這過程之間邊發牢騷邊催我，她愛稱我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破壞王。

「男孩子這樣很正常。」我害羞地垂下頭，姨丈則笑吟吟蹲下並且撫摩我的頭。

但是從他咀嚼裡溢出的刺瘡卻使我緊皺眉——我媽不知道，還以為又要當著別人面前糟蹋她，所以這種時候總會刻意瞪我好幾眼（小子，回去就有你好受）。

當然我不覺得眼鏡總是壞掉，總是拗自己親戚便宜這行為能有多正常。就如姨丈把頭抵在窗戶捉弄我，如今看來不免帶有一點北爛的意味，不是嗎？正不正常，不太好界定，怎樣算正常？我媽介入她姊的婚姻，叫我去跟蹤姨丈算正常嗎？表哥某天翹家後就再也沒有回家，這樣算正常嗎？

這些疑問擺在心裡很久都沒有講，我不是老愛與別人分享自己真正想法的人；而且，就連有時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在想的是什麼。所以從小到大，很多事我看在眼裡，但也只是默默接受，幾乎不會主動去講。

像我從沒跟媽說這當中有幾次跟表哥見過面。在附近的小公園，他模樣變了很多，變得有些癡肥，講沒幾句話就衝著路過的人咆哮、咒罵，好像大家都欠他好多錢。

每次離開前，他不免俗地拉起袖口或褲管，要給我看臂膀、小腿的龍紋刺青，他要我千萬別擔心，怎麼說好歹也是親戚嘛，出什麼事摳他絕對會出面幫我擺平。

我也不是沒想過，請他幫忙「處理」一下我打工補習班的禿頭主任。這個主任之前好幾次發現，我沒在教室監督那群過著服刑般規律作息的重考生，而是躲到梯間叨著菸玩神魔之塔。居然這麼明目張膽地當一個薪水小偷。

主任拿錄像給我看時我很驚訝，因為畫面裡頭的人好不像我，印象裡還以為我的個子應該更高些，而且那付時不時憨笑的傻 B 樣讓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剛剛出來放風的神經病。

主任叫我明天開始就待在家休息吧。

這些我都沒有講。我怕跟表哥講後主任可能會永遠待在家，不敢出門了。原因是，我媽說過表哥離家出走前，拿了一把菜刀把姨丈種在陽台的好幾盆植栽全數砍斷，還像切青蔥似地切成好幾十段。

「簡直是要搞謀殺啊！」我媽看到陽台的慘狀後簡直不敢相信。

當然她不相信的事還有很多就是了。總之，表哥最後可能是因為想不出如何謀殺姨丈就先拿自己實驗。某個週末趁家裡的人都跑去喝喜酒時，他偷偷溜回來，偷了姨丈的一條舊皮帶，兀自到小房間模仿一盞燈那樣把自己咿呀吊了起來。

我是聽我媽說才知道表哥追思會的事。因為是很重要的場合，不能再用要去打工來搪塞，要不然就顯得太胡鬧了。看人臉色我還是會看，姨丈與阿姨在會場的臉像豬血一般沉暗，尤其姨丈，好像憋了太久的什麼要脹破一樣。我媽則是從頭到尾都待在他旁邊，默默盯著他豬血顏色的臉發楞。

表哥躺在一個訂製的棺柩，臉色要比姨丈好很多，我知道他的臉上有妝，很有元氣，好像下一刻他就要起來，咒罵我們這些圍著他繞圈圈的人。「幹！你們一個個到底是在看蝦小！」彷彿我還可以聽見他用粗啞的聲嚟說。

儀式還沒結束我就偷跑出來抽菸，那樣哀傷的場合使我想起老爸，應該是說，當時我太小了，我不知道我爸的情形是不是也像表哥這樣，有一群活人齊聚一堂，只是為了沉浸在死人相關的幻想裡。如果我把類似的疑問跟媽說，她鐵定認為我又亂想，想著如何糟蹋她，不然為什麼要提起這位背叛她的負心人咧？

似乎我從沒搞懂她與老爸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。畢竟他們吵著要離婚時，我連小學都沒畢業，常理，我只關心今日的卡通台會播什麼，或羨慕隔壁同學新買的鉛筆盒，多重的彈槽好像變形金剛，諸如此類，根本不會注意他們日常對談夾雜的銳刺或疙瘩。

只有一次，老爸半夜突然把我挖起來，衝著我就說：「喂，臭小子，你媽叫你。」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，我只能揉揉眼睛應聲：「喔。」等到迷糊進房，才知道原來是我媽要我到角落的衣櫥裡找厚被。她一直說她覺得好冷好冷。

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只是被吵醒不爽所以在心底臭幹：「老天！我怎麼會有這麼懶的老爸，連走個幾步也懶，拿個被子也覺得很困難。」記得那次鑽回被子時我打從心底第一次賭爛他。

結果後來連要走回家，他也老嫌很麻煩。

我跟媽說，都過去了不是？已經這麼久了，妳還不願意放下？我說，喂，妳別人戲太深喔，現在又不是老爸偷吃，老爸想吃也吃不到了，況且，實際上也不是證據確鑿，而是還有待觀察。

會有這樣的觀察，是因為有時我打電話回去，與阿姨不小心聊到姨丈，可能是虔誠天主教徒的關係，她內心總篤定得踏實，講到最後好像都沒有我媽來得這麼緊張。我就想，她又不是她，幹嘛讓人有種其實她只是在旁邊話燒的裝模作樣。

當然不能這樣跟她講，要不然她又覺得我在糟蹋她。

她正在整件事的興頭上，換個角度想，日常生活有個重心讓她可以擔心，

比較不會胡思亂想。

棘手的是，失業的我現在與遊民沒什麼不同，吃飯或日常開銷都得靠別人的一點救濟，說不定我媽就是看我閒賦在家，才找事要我緊盯著姨丈，最好還是乖乖聽話。

聽話還不簡單，人家叫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，不需要凡事都要有自己的意見，還要特地拿出來大肆討論一番。

看人臉色。我現在跟多餘沒什麼兩樣。

我女朋友，不，是前女友，小我一屆的學妹，也曾說過類似的話。她說我們穩定交往以後，覺得自己就像多出來的一樣。這不好理解。因為我還是照三餐傳訊息關心，定時陪她出去買東西，吃飯、逛街，一個男友該做什麼還是有做，但最後她仍毅然決然要去美國遊學，並在抵達時為我送上了遙遠的祝福。

祝你幸福。

「不知道耶，有時候我覺得你只在意你自己。」因為有時差，她那邊是半夜，我看視訊的鏡頭一片昏黯，她整張臉融進濛濛的光線裡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。

你還是跟你自己在一起就好，別再糟蹋人了。掛斷前她又補了一槍。

掛斷後我好像真的中槍受傷，眼前頓時昏天地黯，可明明這邊是大白天。

所以後來我去掛了身心科。

我知道長距離戀情本來就得禁受一些考驗，可我的情況是：還未考驗便提前陣亡了。

沮喪是一定的。如果能找個人聊當然是好的，不然某些事根本不好跟我媽啟齒。

例如，與學妹很久沒有做愛這件事就不好講。

或是最近我一直夢到同一個夢。夢到我憋尿憋了很久，終於等到在某個像電影院裡較為寬闊明亮的廁所裡排解。我一逕走到最裡邊的小便斗，拉下褲子拉鍊，讓嘩嘩水流響徹空蕩獨我一人的空間。隨後總是有個穿連身工作服的人闖進來，我無法確定他是清潔工或技工什麼的，總之，他站到我旁邊的小便斗——我原以為他也要尿，怎知他只是佇在那一直盯著我尿尿。

我心裡湧上了一股憎怒。

然後尿急就醒了。

醒了？

嗯，醒了。

好像是——不喜歡人家一直盯著我看，不是不禮貌，而是有什麼要求藏在那對眼神裏面。心理另一個我立刻就想到了原因。

相對來說，當我把這種障礙跟表哥說，他絕對能感同身受。因為他自己就是走在路上會一直猛盯人家的那種人。我曾從遠處默默觀察他，我發現他離家出走以後，最喜歡做的事，就是花一個下午晃蕩在同一條路上。他不厭其煩地

從街頭走到巷尾，再從巷尾走回街頭，中途直勾勾瞪視那些攤商或路人，甚至一群群竄在他身旁竊笑的小朋友們。

他說這樣很威，因為他們都被他給唬住了。他們都靜靜地不動。然後下一秒又對他露出同情的微笑。

「哥，你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？」

「比如說？」

「比如說姨丈從那扇小窗偷看我們，你不覺得很像《鬼店》裡的男主角嗎？」我露出一種邪邪的笑容說。

「啊哈，傑克尼克遜嘛。」他輕輕拍了一下我的頭。

但其實他沒回答我，我猜他已經忘了。

我猜他已經忘了，他也曾被姨丈唬住過。我不確定他自己還有沒有印象，好幾次他靜靜坐在書桌前，由一盞微弱光照的陪伴下，安靜地埋頭溫書。

但我確定他不知道我正看著他，像看一幅靜物的素描畫，彷彿畫中凝著另一種時空。

我看得很清楚，姨丈常衝進來從後面巴他的頭。表哥有點困惑地抬頭，還沒出聲又連續被巴了好幾下。啪啪，啪啪。

好有節奏的聲響。

「幹——嘛？」表哥猛地抬頭問。

「我注意你很久了。」

我覺得表哥好像有話要說，但字句爬到嘴邊又掉下去，他像玩一二三木頭人被鬼盯著一樣僵住不動。

他們像是兩個敵手對峙著。

從小窗窺到這一切的我，覺得既滑稽，但是又感到很恐怖，不過那時太小了，不太知道為什麼。等與表哥在小公園重逢，我才突然了解，其實他就像是掉進了日本動漫《火影忍者》裡，宇智波鼬的寫輪眼辰光；輪迴重複，一時沒辦法逃脫。

查克拉不夠。

難怪他最喜歡的火影忍者角色，是像我愛羅那樣，一登場就已懷有像沙瀑樞之類強大忍術的狠角色。我查過，那在我愛羅體內被封印的妖體，擁有強大的查克拉，但會因為本體的情緒不穩無法控制，偷跑出來爭奪意識的主控權。彷彿是身體裡共住的另一個我。

不過追根究柢，許多事本來就不是「我」可以掌握的。因為如果我們發現了一件事可能的真正意思，那就表示，這件事可能早就已經無法改變了。

像是科幻電影裡，時空穿越的 loop，我們從未來回到過去想改變事情的結果，結果發現這個回去的自己——竟然就是造成事情如是發展的罪魁禍首。

我跟媽說，那些過去已發生的沒法重頭來過，很多時候不要老想著如果可以改變它；想這個「如果」倒不如打從心底接受，不要問為什麼，不需要去解

釋。

BJ4。

我媽問我那是什麼意思，我說不解釋。我媽有些不悅，白了我一眼，我急忙解釋那是不解釋的簡稱。

愈是這樣講，我媽介入的興致就越濃。甚至她給我阿姨的證件要我偷偷去調姨丈的通聯記錄，或是要我把行車紀錄器的影片上傳到雲端、建檔，供我媽或阿姨可以從手機上隨時擇日期欣賞。

好像我們一起參與了姨丈的日常。

於是我也成了名符其實的共犯之一。

日子越久，我卻發現這一切跟剛開始並沒什麼不同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。可是沒個初步結果，姨丈始終是一個嫌疑犯，我也就不太好跟我媽啟齒，說調查姨丈後的某個週末，好巧不巧他約我碰過一次面。

那時，他主動約我在他家附近的一個土地公廟，說是要拿保健食品給我。我第一個反應，就是長輩在做直銷要我當下線，我還想起家裡附近一間早餐店，常常有個穿吊嘎的壯碩光頭男，站在店外對每個路過的人鞠九十度的躬，並以當兵答數般嘹亮的聲音向他們打招呼。

可能真的想太多。見面時，姨丈真的拿了幾罐托朋友從國外購回的保健食品，說是可以安定神經以及抗焦慮，一吃見效。

姨丈還是那個姨丈，就算好幾年沒見面，就算比我預期中的還要蒼老，但是萊諾李奇的捲髮依舊有型，整個人亦不因稍稍發福而失了風采。原本我還擔心，自小學寄住幾個學期後就沒有很親了，我們會一直陷在某種永劫回歸的尷尬裡，或是突如的關心，都會讓我覺得所有話語被吞噬殆盡，近乎要窒息。

但其實，聊完又感覺還好。

「地上有什麼嗎？」他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「喔喔，沒有。」

「不舒服嗎？幹嘛一直看地上？」

「喔喔，沒事。」

我的呼吸忽然急促，心跳有些變快，我發現我不斷摳著藥罐的貼紙，貼紙破了，露出罐裡密不透風的一粒粒小藥丸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話題一下轉到了年輕時的母親。他說其實他是先認識我媽再認識我阿姨，但後來陰錯陽差開始倒追我阿姨，苦追好幾年才在一起。「可能你媽也有暗中幫忙。」阿姨婚後曾向姨丈坦白，若不是我媽居中熱心的搓合，當時長輩眼裡儼然是乖乖牌的她，根本看不上愛在頭髮上搞怪的我姨丈。

他說這些時我看著他，但其實我沒在看他。我在看他身後長桌上的那些神明。

祂們一個個端肅正坐，臉色黧黑，眼睛皆眯成一條縫，像是在譴責誰。

我忽然想起，小時候我看到沙發破掉綻露的一截海綿，曾興起一股衝動想要扯出來，但下一秒我瞥見有個人影朝我走過來。我記得那個人影是我爸，我

記得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講，就在剛才，他透過隔壁房間的門縫偷看我，看我是不是又想搗蛋了。

他的眼神就跟那些靦腆著的神明一樣。

眼鏡拿下的時候，因為近視太深，我習慣性也會靦腆著眼睛。而不習慣隱形眼鏡，又怕戴一般眼鏡被撞，跟別人鬥牛總拿下眼鏡的我，看隊友或瞄籃就像是近看印象派的畫，一切都朦朦朧朧。

命中率差不說，傳錯人或沒回到線成了我打球的招牌動作，久而久之便鮮少有人主動約我去球場了。

這樣下去不是辦法。況且我媽覺得我沒戴眼鏡看她像是在「一她」，所以後來她慈悲心大發，出錢帶我去作了雷射矯正。矯正後我的視力恢復到 2.0，所有事物又復原回好像描了邊的輪廓，全都清晰起來。

我看得好清楚。

我看到姨丈捲髮下的黝黑皮膚與粗曠的五官，在失蹤的表哥臉上隱隱浮泛出來。而在小公園跟表哥見過幾次面後，更讓我覺察，其實有些瘋狂的什麼聯繫起他們父子倆，流轉在他們多年的沉默之間。

約是寄住的那段時日，但凡有小孩的任何闖禍，無論兇手是誰，我總是眼睜睜看表哥被姨丈給罵到臭頭。接下來直到睡覺前，表哥會像完全變了個人；他開始用沉默築起一道圍牆，將自己給關在裡面。

他躲進自己設立的結界裡，不理會界線外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「喂，哥，吃飯了。」

「喂，哥。」

「喂，哥。」我不停搖著他的臂膀。

頓了一會他才轉頭，眼神空洞望著我。再緩一下他才慢慢起身，失魂落魄地踱到廚房去幫忙。

當時我望著表哥的背影，我就想，他這樣有一天一定會出事的。

我不確定是否很快就證明了我是一個烏鴉嘴。那次晚飯後阿姨帶我到大馬路上等垃圾車，等到我兩腿併攏交叉，再交叉併攏，膀胱真的憋不住了，阿姨就叫我先回家。回家後我衝到走道底唯一一間廁所，發覺姨丈又像要捉弄人似擋在廁所門口。

但旋即發現並不是這樣。順著姨丈的視線，我看到浴室裡昏黃的光照下，蓬蓬頭底裸裡的表哥，還有他身上滿是發泡的肥皂沫。

「洗澡也能洗快一個小時，你是給我洗到掉進水裡。」隨後姨丈叫我搬兩把椅凳，要我一起看表哥洗澡。

「來，我們來看偉人洗澡。」姨丈說，他覺得表哥好偉大，不知道洗澡時在想什麼偉大的事。

「剛才我從門縫偷看他，你知道他怎著，他居然開著水讓它一直流，你說他偉不偉大？」

我覺得這話裡好像有別的什麼，不好回答，所以我點點頭附和他。

那時，我發現從浴室流瀉出的光，拉糊了姨丈的影廓，晦影隨之漫淹至我背後的整條走廊，好像把我整個人給裹覆住。我忍著膀胱要爆炸的苦楚，瞟到表哥沖掉附著的白沫後，隨即又上了新的一輪泡沫。

後來姨丈說了什麼我好像在聽，但其實沒在聽。我都在想別的。

但我知道表哥的速度加快了很多。

我媽從來就不曉得這些事，當時她又沒在現場。而且，如果不是姨丈成為她跟我近期共同的安全話題，我壓根也不會想起來。

但想起來也不能怎樣，姨丈再也看不到表哥洗澡的樣子。過去的什麼一旦被喚了回來，感受最多的可能還是哀傷。但我覺得哀傷也沒什麼不好，因為離開的人如果還沒走遠，如果他走回來，繼續待在留下的人的哀傷裡，那麼，這樣他就跟沒離開一樣。

譬如我想起老爸時，總感到一股淡淡的哀傷，因為他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偷偷看著我。但偏偏有時我也覺得，即使他不在了，還是能感覺他正在不遠的某個角落，盯著我，懷疑我是不是又要搗蛋了。

不知何時開始，走在路上，我時常覺得有人在盯著我；在便利商店，在自助餐店，在熙來人往的騎樓走廊，在車子的後照鏡裡頭。

甚至天氣太熱，不敢亂開冷氣讓我媽逮到機會罵我浪費，所以一整天到廁所給它沖好幾次冷水澡的時候。

不用覺得我誇張，我媽更誇張。她不知看了哪部電影或韓劇，竟然更進一步叫我想辦法監聽姨丈手機，我開始覺得，事情好像越來越像電影的情節，開始分不清真假，超出我所能想像的了。

即使如此，寄人籬下，我還是順從著她的意思。

她的意思是，人是這樣的，有些話講是這樣講，但還不是為了遮掩內心的真實想法。如果真的要講，就只能一概否認，不相信你去問姨丈，他會大方承認嗎？

他會怎麼回答？

別講反話。我開始反省，琢磨我媽說的，那些我在早餐店遇到的阿姨，熱情的招呼使我以為自己長的俊俏，或是我曾問表哥，拿小刀割自己的手會不會痛，結果他說挺舒服會上癮的，你要不要也試試？

我沒有回答。

我不知道該怎麼講。儘管我媽再三強調，如今想想卻也覺得沒什麼不可以，好像大家都是這樣，好像反話是龐然隱形的什麼，撐伏在人與人之間，撐著他們生存的和諧。

於是有時我也覺得與人說話好累，很多事我還寧願放在心裡自己想。

當然如果想了又想沒有結果，最好的結果還是面對、接受它，我知道我這樣跟我媽勸過。

你不說話沒人當你是啞巴。我心底另一個我又跳出來打斷我——打自己嘴

巴。

那就最好都不要講。

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講什麼。但我們真的都知道自己要講什麼嗎？

像是我終於跟姨丈見了面，他跟我講了好多事，回憶許多以前寄住他家的事。他說我半夜起來，哭哭啼啼不敢一個人上廁所，後來是他陪我一起站在馬桶前，我要看著他尿出來才敢安心上廁所。

有嗎？我怎麼不記得。

而且這麼久沒見，見面就重提這種羞羞臉的往事，到底是想表達什麼？

那時我不敢正視他的臉，我害怕會浮現出表哥的臉。或是一張挨在小窗捉弄人的笑顏。

避免四目接觸，好像眼神一對到就會被燙到。少了眼神的意會或交流，就算聊得再多，也很難熟絡地敘舊，彷彿有什麼隔阻在我們之間。

於是就算人在眼前，依舊感覺這個人其實離我非常遙遠。

我已經忘了，是什麼時候開始跟他疏遠的。是從什麼時候，我刻意與他保持一段距離，好像要躲開一切關於這個長輩的話語。

在寄住的那段日子裡，我跟姨丈很親密，甚至比表哥跟他還要親。

夏日的中午，從學校回來，我爬上通鋪，爬上他的胸脯，和著蟬鳴與他摻著檳榔嗆刺的鼻息昏昏欲睡。只有一具電風扇，我的臉、頸項、脊背或大腿全透著濕淋淋的汗。迷糊中我總感覺他不時把手伸進我的衣服，想揩掉我身上的汗，和緩悶窒帶來的黏膩感。

後來我身子發燙灼熱，他還是繼續幫我擦，一樣從臉頰到脊背再到大腿。但沒有用，因為醒來時除了衣服，就連褲子也濕掉了。

扇葉的風一轉向我，整個人就冷得直哆嗦。

「快去換褲子，小心不要感冒了。」睡醒後姨丈總關心地對我說。

小時候的我總是腦筋空白，不知該怎麼反駁。

於是後來，我漸漸養成了沉默的慣習。

這反而讓我媽越來越搞不懂我，她覺得時間讓我長成一個怪小孩，年紀越長學會的辭彙越多，卻越來越不想表達，或者在外面鬼混的時間越長，性格反而是越來越內向。

「你齷——假鬼假怪。」我媽經常搖頭這樣唸我。

我沒法反駁，因為我得假裝自己是鬼，才能面對真正的鬼，況且，事實也的確是如此。事實是，假如可以的話，我也想活在一個不用假裝的世界。我媽可以不用假裝，假裝是她自己的先生外遇，我也不用假裝，假裝我爸好像還活在這個世界上，姨丈更不用假裝，好像自己心裡有什麼毛病，就這樣大搖大擺地走進去。

不用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。

「你真的看到姨丈走了進去？」

「真的，因為後來他走以後，我上去才發現那是一間診所。」我補充說。

我補充說，那個老頭警衛看我下來，臉上又掠過晦淡的狐疑與不信任，我離開時還慢條斯理地警告我，下次千萬別這樣突然叫他，因為他心臟不好，而且他就快要退休了。

我媽對姨丈可能外遇的諸多揣想，像是那些帶風向的新聞消息，最後都變得不了了之。原因是我阿姨後來的有喜，讓我媽所有注意力，都放在那個即將出生的小貝比。她說我阿姨是高齡產婦，不多花點心思調理很危險。

「你都不知道，當初我生你的時候也差點要早產？」她還說，到時候將寄住在他們家幾個月，這樣就近照顧也方便。

「是男人攏嘛少根筋，懷孕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，一個不注意，」我看她欲言又止，話到了喉嚨又嚥了下去。

「嗯？」我有點不解看著她。

「沒事。」我以為她又在心裡怨我，埋怨我都已經幾十歲的人了還這麼廢這麼沒用，所以也不敢白目問她怎麼了。但是那陣子我發現，除了十分熱衷待產的準備，經常跑去買一堆小貝比將來會用到的東西外，有時她還會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發呆，不發一語。

後來有個週末，她又到我阿姨家作客，留我一個人看家，我看鄉土劇看得正精彩，卻被手機的晃震不停打斷。打開手機，發現一連全是我媽傳的訊息，她傳來好幾段影片，我一點一點開來看，發現他和姨丈兩人臉色泛著酡紅，好像喝了酒，他們感情投入地看屏幕又互看對方，合唱著一首華語老情歌，我阿姨則歡欣在一旁和著拍子。

好像很快樂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

看完以後我抬頭，發現最精采的部份已經播完，我關掉電視，有點後悔打開訊息，當然我也沒有回訊息，可能是有點煩，不想回，或者根本不知該回些什麼。然後我在沙發，盯著螢幕裡我的暗影，努力想抑制胸臆間騰漲的酸液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有股力量讓我打開手機，讓我把按捺已久的話傳遞到了指尖，但旋即又像霧被強風瞬間吹散一樣，消逝不見。

霧被風吹散後還剩下什麼？

沒有聲音。龐大的沉默好像又要包圍我。所以我放下手機，打開電視，把聲音開到最大，喧囂立即湧進了客廳。

那天睡覺前，我想起了很多事，大多是關於以前的事。我想起我媽，這位在我童年就一直灌輸我爸曾背叛她的唯一至親，可能從沒留意也沒在意，這幾年，持續的沉默自動填補了我對姨丈記憶的空缺。她也不曉得，這些年養在我身上的孤僻，其實始於表哥，始於想用沉默築起一道圍牆，將自己給關在裡面。

你不說話，沒人當你是啞巴。

我不說話，沒人當我是啞巴。

於是沉默真的讓我想起好多事，如今想來十分明明白白的事。我想起，我媽明明受不了寂寞，可是只能沉浸在外遇的幻想裡。我也想起，表哥明明就這

麼討厭姨丈，離家後卻故意想裝得和他一樣。我還想起姨丈，明明就喜歡捉弄人家，但還是在人家面前表現出溫藹的模樣。

我想起姨丈去的那間診所。我想起我真穿越了時空，回到過去，結果最後發現自己是一切沉默的罪魁禍首。